The Year of Three

Ferdinando Frega

GILLETTE：三之年——第四幕

那是三月的一個早晨，天還很早，有人按響了門鈴。

大家立刻開始問會是誰。我的女兒Giorgia笑了笑，十分篤定地宣布：
「終於來了。他們是來抓你的。」

結果只是郵遞員。

前一天晚上，他忘了送一封電報。他怕這個失誤會讓他丟掉工作，便決定在黎明時分補救。對他來說，時間顯然是個小細節。

我妻子出於好奇打開了電報。上面寫著：
「敬請尊貴的夫人及其丈夫出席5月30日在雷焦卡拉布里亞執政官大廳舉行的活動，主題為：1993年出生的雙胞胎。
請於收到本電報後三日內聯絡秘書處確認出席。不產生任何費用。」

我們面面相覷。
三十三年過去了。這樣的活動並不常有。我們很好奇。

我妻子立刻開始了她的叮囑攻勢。
規矩點。
別衝動。
保持冷靜和清醒。
人家給什麼就收什麼。
然後安安靜靜地回家。
她說這些的時候在笑。
她很清楚，教狼在羊群裡怎麼守規矩，通常是白費工夫。
哈哈哈哈。

活動的日子終於到了。
大廳裡擠滿了人。我們一個都不認識。至少我不認識。

時間改變了每個人的臉。

奇怪的是，幾乎沒有人帶孩子來。

節目由一位發言人開場，她是當年在那家診所工作過的產科醫生。

她回憶說，1993年非同尋常。

那一年有五十四次雙胞胎出生。

其中五十一對是女孩。

只有三對是男孩。

隨後，診所主任走上台，請生下男雙胞胎的三對夫婦上前。

聽到我的姓氏時，我妻子悄悄畫了個十字。

一場新的冒險開始了。

她知道我會發言。

她只是不知道我要說什麼。

第一對夫婦被問到，他們認為是什麼促成了雙胞胎的出生。丈夫精神抖擻地回答，好飯菜和大激情大概起了決定性作用。

觀眾哄笑並鼓掌。

第二對夫婦被問了同樣的問題。

這一次是妻子回答，她暗示某種先進的激素治療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結果。

然後輪到我們了。

我妻子搶在我前面迅速拿過了話筒。

她解釋說，雙胞胎在我的家族史上一脈相承：我、我父親，以及在他之前的我祖父。

在她看來，這是可以預料的。

幾乎是自然而然的。

一切都進行得很穩妥。

接著她犯下了那個致命的錯誤。

她想把話筒遞給我。

我截住了它。

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機會。

我不能浪費。

我解釋說，那些年我在Gillette做批發業務。

我說，雙胞胎當然很好解釋。

和我們的促銷是一個道理：

拿兩件，只付一件。

全場爆笑。

受到反應的鼓舞，我繼續說下去。

「1993年是辛苦的一年。難忘的一年。不過我也想指出，在那之前，我從未有幸結識在座的任何一位女士。」

女士們笑了。

丈夫們笑得少一些。

宇宙恢復了平衡。

活動終於結束，我們朝出口走去。

就在我們要離開時，幾位女士攔住了我。

「Gillettenarrative先生，」她們喊道。

就在那一刻，我明白了一件事。

歲月流逝。

面孔改變。

記憶褪色。

但故事比人走得更快。

我是作為Ferdinando來的。

不知怎麼，我的故事比我先到了。

Ferdinando